

左权

杀敌致胜。

不骄不躁，不惶不恐，
以守为攻，以静为动，
充分利用有利地形，

敌众我寡，敌明我暗，
就要掌握一个稳字。
稳就是要

多练三九，夏练三伏。
越在紧急关头，
越要沉住气！

做参谋工作的人，

既要有能武，又要能文。



革命将帅卷

左 权

张重天著



- 醴陵子弟投笔从戎
- 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进莫斯科中山大学保送伏龙芝军事学院
- 反“围剿”英勇拼搏
- 长征中屡立战功山城堡战斗树范例
- 年轻的高级指挥员八路军的兵团之父战士的贴心人
- 百团大战威震中外保卫黄崖洞粉碎日寇大扫荡
- 名将殉国血染沙场太行浩气传千古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2 022 4404 4

-675

革命将帅卷

左 权

张重天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胡德勤

封面设计：吕敬人

左 权

张重天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 印张 2 插页 96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定价2.10元

ISBN 7-5006-1134-X/G · 243

目 录

1.	农家子弟	1
2.	投笔从戎	10
3.	梅花报春	20
4.	留学苏联	33
5.	中央苏区	43
6.	长征路上	53
7.	到华北去	60
8.	挥戈退敌	67
9.	急袭长乐	77
10.	战士中间	86
11.	教育小保	96
12.	带兵的人	106
13.	百团大战	116
14.	兵工之父	123
15.	保卫黄崖	132
16.	血染沙场	143
17.	万民敬仰	154

1. 农家子弟

正如那支民歌中唱的那样：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
湖南醴陵位于湘江之滨。

湘江，是一条著名的河流，它与潇水汇合，俗称“交潇湘之渊”。三湘七泽，自古以来是骚人墨客吟诵之地，加之屈原大夫当年在湘江畔留下不少遗迹和风物，更使得文人雅士平添多少怀古之情。唐朝诗人戎昱曾写了《宿湘江》一诗：

九月湘江水漫流，
沙边唯见月华秋。
金风浦上吹黄叶，
一夜纷纷满客舟。

这虽是写实之作，但也可见诗人在湘江之畔悲秋的情调了。

湘江岸畔确是风景绮丽，如今你到那里，仍旧可以看到江水澄澈，绿岸相逐，青山如黛，随色所现。

1905年农历二月初十日（阳历3月15日），左权就诞生在这风景绮丽的湘江畔——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的黄茅岭村。

左权的父亲左兆新和母亲张氏，都是佃农。从1857年起，左权的祖父左凤裘就开始租种本村匡印澄家13亩土地，连他们家的住屋也是匡家的。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户了。

左兆新与张氏生了5个子女，左权是幼子。他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育林，老二是姐姐，叫毓春；三哥叫纪棠，因家境困难，自小过继给叔叔左铭三为儿子；四哥应林。1906年，当左权出生不久，正在牙牙学语，扶着凳子走路时，年仅31岁的父亲左兆新，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第2年，1907年，祖父左凤裘因丧子悲痛，相继谢世。那时候，左权的大哥育林才9岁，于是，这6口之家的重担，便落到了左权的母亲身上。

左权的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不善言辞，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一双勤劳的手。她不为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而是在命运为她铺设的坎坷的生活道路上，披荆斩棘走出一条活路。她带领几个子女起早摸黑，含辛茹苦。其实，3年前，即左权出生的一年，她已经备受艰辛了。那一年，醴陵县春荒，本来穷得常常断粮的左家，更是揭不开锅了，接着丈夫左兆新又得了病，她生下左权后，月子里也不得不下床做活。

左权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他没有欢乐的童年，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在黄茅岭下的那间破屋里，他吃粗粮，咽糠菜。6岁那年就开始上山打柴、放牛，下地劳动，打猪草，还跟着乡间的弟兄们学会了打鱼。即使寒冬腊月他也能破冰下水打鱼，渐渐地成了乡间有名的打鱼能手。每次

出去，都有收获。捕到的鲜鱼，小的，留在家里大家吃，这是全家唯一的荤腥了；大的，便送到附近小镇上卖。卖鱼得了钱，左权绝不花掉一个，不是带回家里，交给妈妈作家用，便是买些油盐，提回家来。

左权打柴、捕鱼，不但贴补家用，也为自己读书添买纸张笔墨。

1913年，左权已经8岁，他发蒙读书。在冲里一个私塾里，就靠打柴、捕鱼的钱，念了一年多的时间。他自幼聪慧、好学，很快就念完了《三字经》、《孟子》、《论语》。

1915年村里办起了文明学堂（即小学），他又进学校念新书。他酷爱古文，除了背唐诗，读《古文观止》之外，还看《三国演义》、《水浒》。

10岁那年，左权已会写诗作对，被老师誉为“神童”。他写诗作对很有针对性。他看到有些人不勤奋，办事无计划，花钱不节俭，就在这年冬天过年时，写了两副对联，贴在家门两侧，一副是“处世须知艰难，居家莫想快活”。另一副是“须要勤俭谨慎，多栽杉茶棉麻”。既中肯，又通俗。邻居读到，都竖起大拇指称道左权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左权进小学念书，每天放学回家，还是与过去一样，拾柴、放牛、打猪草，抽空还捕鱼，捕来的鱼，让哥哥拿到镇上去卖。

由于繁重的家务劳动，左权除了白天上学校读书，很少有时间温习功课，白天不行，他就千方百计晚上挤时间。

每当夜深人静，他和母亲、嫂子一起，共着一盏油灯，母亲纺纱织布，嫂嫂做针线，他就在旁边读书，做功课，常常到半夜。

一天，已过半夜，左权实在困极了，拿着书坐着打起盹来。母亲爱怜儿子，连忙停住了织布机，走过来轻轻唤醒左权，催他先去睡觉。这时，左权擦了擦眼睛，却说：

“妈妈，现在有盏油灯不容易，我还不趁此好好看书！”

他嫂嫂深受左权的话所感动，在一旁叹口气说：

“这世道真是——”

左权不等嫂嫂说完，转过身来安慰道：

“大嫂，不要叹气。石头也有翻身的时候，暂时忍耐着吧！”

妈妈见左权聪明、懂事，高兴地连连点头说：

“自林（左权小名）说话极是，熬着，终有出头的一天！”

左权的聪慧不但得到妈妈的喜欢，也得到了老师的赏识。

左权的老师匡宜民是一个有识之士。他早年曾经追随过孙中山、黄兴，参加辛亥革命。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匡宜民先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具有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匡宜民先生在课堂上除了教学生正课外，也常常讲述辛亥革命，传播爱国思想。那时候，卖国贼袁世凯正策划当洪宪皇帝，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秘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当匡宜民老师将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向课堂里的学生讲述时，学生们顿时沸腾起来。

放学了，左权还激动不已。他找来了毛笔，在白纸上写下“毋忘‘五·七’国耻”6个大字。然后要人将它贴在自己的背上，飞也似地奔向村里，一边走，还一边叫，人多处，他索性站下来，向乡里的父老兄弟姐妹，讲解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

那年冬天，当左权又从匡宜民老师那里得知卖国贼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时，更是走村串里，奔走疾呼，告诉乡亲，要他们一起行动起来，参加反袁斗争的行列。

左权那年只有10岁，但是，他那幼小的心灵上，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在小学时期已经表现出来。

1916年，左权11岁，家中又发生了不幸。

那年，醴陵县又值春荒。本来有了早餐无夜顿的左家更艰难了。母亲要左权的三哥应林到丁家坊外婆家去借点粮食。应林是个老实庄稼人，大清早起床，没吃早饭就上路，饿着肚子走了40里，整整走了一上午，快到丁家坊了，已累得满头大汗，眼冒金星，实际上是将要虚脱了，但他没有经验。他走到一口水塘边，想蹲下身子洗洗身上的泥巴，顺便用手捧塘水解渴。怎知一俯身，便掉进塘里，附近的农民赶到时，他已经断了气。母亲得知后，悲痛欲绝。一家数口，痛哭失声，三哥应林的死，也给左权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猛地像增长了几岁似的，他懂得世道的不公。社会上，富人见春荒囤粮卖高价，穷人终年劳累也得不到温饱。应林死后，他更体贴母亲，尽量多帮家里做点家务，成为母亲得力的助手。

1919年夏天，14岁的左权读完了初等小学，秋天，又考进了北联高小（醴陵县北一、二、三、四区联合高等小学）。在这里他和宋时轮相识，他俩都是第八班同学。

北联高小先是借用青安铺刘氏兰谊小学的部分房子，以后又迁往县北三区唐家冲的文昌阁。

青安铺也好，文昌阁也好，都距他家黄茅岭有 10 多里路，富人家的孩子读书可以寄宿，左权家境贫寒，能够交上学费走读已经不错了。于是，他坚持早出晚归，中午自己带饭，即使是在严冬季节，也只能吃冷饭。左权读书用功，学业进步很快，尤以语文和地理常常得到老师的赞扬。虽然如此，左权高小毕业以后，又面临失学的危险。幸亏得到了左铭三的帮助，才能考进他向往已久的醴陵最高学府——湖南醴陵县立中学读书。

左铭三是左权的亲叔叔，为人正直，富有爱国思想，他曾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先后担任过醴陵县县立模范小学校长，劝学所所长，是平桥乡左家第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平桥乡全乡第一个剪去头上的辫子，敢于站出来支持孙中山的知识分子。左权对左铭三十分敬仰，从小爱听他讲革命故事。因此，左权常常在吃罢晚饭后，再步行四五里去叔叔家。左铭三不但给他讲革命故事，讲做人的道理，还借书给他看。在左权眼里，叔叔左铭三不仅是个能人，而且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条人生之路。这个影响，直至以后左权参加了革命，还在起着作用。

左铭三也确实喜欢这个孩子，他不仅因为左权是自己的亲侄子，而且也觉得这孩子有志气，肯于吃苦而又勤奋好学，他对左权寄予殷切的希望。因此，当左权毕业于北联高小之后，向叔叔左铭三倾吐想继续升学投考醴陵县中时，得到了他的热情赞助。

身为校长的左铭三，生活清苦，积蓄也不多。为了左权继续升学，他不但倾囊相助，而且请其他亲戚，在经济上援助左权。

1922年秋天，在左铭三和其他亲戚的帮助下，左权如愿以偿，高高兴兴地走进了湖南省醴陵县立中学。

醴陵县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即使在省里，它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著名学校之一。它的前身是湖南著名的渌江书院，相传建于宋代。直至1904年，即左权出生的前一年，渌江书院才易名渌江学堂，次年，又更名为渌江中学堂，1919年，全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在新的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渌江中学堂正式改名为：湖南省醴陵县立中学。

学校地处醴陵城西山腰，旁边是渌江，依山傍水，绿树环抱，风景十分秀丽，尤其是秋天，绿水红枫，渔舟白帆，更似在画中。

县立中学对左权来说，环境是理想的。但是，寄宿的费用昂贵，可想而知。为了节省费用，左权没有住在学校，而是寄居在离学校4里地的姨父童福章家中。

姨父童福章家也不富裕。左权从家里用扁担挑来了小桌子和床铺。他的生活十分有规律，清晨，早早起床，跑步，做操，读书，之后吃早饭上学；中饭在学校里吃，与小学时读书一样，食用的是自己带的冷饭；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替姨父家挑水，打猪草，然后，吃过晚饭，在油灯下温习功课。

左权在县中的衣着十分简朴，他常年穿着家里母亲亲手织的粗布衣服。夏天，打赤脚；秋凉了，穿自编的草鞋。有的同学见到他寒冬天冷，脚趾头还露在外面，便送了他一双已经穿破了的皮鞋，左权补了再穿，又穿了好几年。他为人厚道，虽然自己经济困难，但遇到有缴不起学费的同学，却竭力相助，将自己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钱都倒出来。他常常替小同学

打抱不平。左权个子不高，但长得壮实，很有力气，遇到同学中强的欺侮弱的，常举拳相助，给弱者解围。

左权读书讲求实际。他痛恨那些富人子弟平时不用功读书，临到考试作弊。他常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何必考试时舞弊，即使得了 100 分也是假的。”他读书强调平时用功积累，从不临考开夜车抱佛脚。

左权进了醴陵县立中学，与北联高小同桌的好友宋时轮，仍是同班同学，他们都在第九班，两人相交更笃，常常课余在一起散步，一起讨论功课。他们还常攀登西山高处，俯瞰县城，探求改造中国，拯救人民的革命真理。

宋时轮是个进步青年，他很早就是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不久，在学校里被秘密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五·四”运动把新文化、新思想带进了醴陵县中。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醴陵县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醴陵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孙筱山，是醴陵县中的庶务主任。他在学校里先后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宋时轮便是其中一个。此外，还发展了张际春、陈炳祥、孙筱蒲、宋毕焕等。张际春是这个学校党支部的负责人。

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党员为骨干，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社。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研究社，实际上是一个党的外围组织，组织社员学习和探讨社会改革问题，并从社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这个组织，开始时只有 10 几个人，后来发展到 30 多人。

在同窗好友宋时轮的介绍下，左权也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在研究社里，他勤奋地、秘密地阅读了一大批进步书籍，这里有：《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 ABC》、《社会发展史》、《向导》、《新青年》等等。这时他思想上得到一个极大的飞跃。

当时，他对共产党员宋时轮说：“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子弟，其责任更重大。”这正是左权青年时期思想的真实写照。从这时开始，他和共产党员张际春、宋时轮一起，积极参加了党所发起的每一次进步活动。

共产党人张际春等人发起拆掉孔庙围墙，扩修体育场，左权总是一马当先；共产党人组织反对教会活动，左权也积极参加；党组织发动禁止日英货运动，左权就带头用木脸盆洗脸，穿土袜子。

1923年底，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主办的广州陆军讲武堂派人来醴陵招考学生时，左权毅然报名投考，他与共产党员张际春、宋时轮一起，决心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洪流中去。

2. 投笔从戎

细小的雪花，在阴沉沉的空中轻轻地飞舞着，这是祖国南方临近春节常见的一种天气。

在平桥乡黄茅岭下左家的中间堂屋里，左权和他母亲面对面地坐着。昏黄的油灯照亮了他和她的脸庞。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说话，空气像是凝住了，屋子里出奇地静。

过了好一会儿，母亲才叹了口气，轻声说道：

“自林，也好，出去闯闯世面。”

左权这时才一扫刚才脸上的愁云，兴奋地站了起来，走前一步，抓住妈妈的手，说：

“妈，你答应了！”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看看儿子，而且认真地点了点头。这时左权发现，母亲的眼眶里已经噙满了泪花。于是左权又亲昵地叫了一声：

“妈妈！”

母亲这时背过脸去，用衣袖一边擦去眼角边的泪水，一边从旁边拿起一件棉衣，说：

“你要走，娘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为你赶制了一件棉衣。布是你爹的旧衫改的，棉花倒是新的，你试试！”

左权说：

“不，妈妈，留着给哥哥穿吧！他们的棉衣都穿了好多年，已露出絮了。”

母亲执意给左权披上，一边披，一边说：

“你在外边用得上，明年再给你哥做新的。”

左权眼眶湿润了，他接过棉衣穿上，一边穿，一边说：

“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母亲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穿在左权身上的棉衣，然后问：

“铭三叔那里，你去过了？”

左权忙回答母亲道：

“下午刚去过，回来，天上落雪了。”

母亲又问：

“铭三叔怎么说？他闯过世面，见识多。”

左权脱下身上的棉衣，一边将它叠好，一边回答母亲说：

“他让我安心出外，好好学习。”

妈妈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问：

“你是怎么回答的？”

左权又坐下来，说：

“我对铭三叔说：‘在家时，你对我的教诲最多，帮助也最大，这些好处，我只有在外面好好干，将来以事业的成功来报答你。’”

母亲高兴地笑笑，突然又站了起来，她走到左权面前，伸出长满茧子的双手，抚摸着左权的头顶，说……

“自林，你是娘最小的儿子，可全家对你的期望最多。”

左权这时抬起头来，轻声说：

“我记着！”

母亲继续说：

“现在你要出远门，妈不拦你。冷暖可要自己多加小心；再一个，干事要有头有尾，认定了的事，硬是要干到底！”

左权站了起来，认真地点点头。

母亲想了一想，又叮咛道：

“记得你给我讲过岳飞的故事，岳飞从军，临行时，他妈在他背上刺了4个字，你忘记没有？”

左权点头道：

“没忘记。那是‘精忠报国’4个大字。”

“对、对！”母亲连声说，而且提高声调：

“妈不识字，但懂这4个字的意思，你记在心上就是了。”

左权虔诚地回答道：

“妈妈，你儿子记住了！”

.....

这一夜，母子俩谈得很长，也很深，直说到灯油将尽，天将破晓，才各自回房睡觉。母子俩谈今天，谈往昔，谈家事，谈村里，也谈未来的憧憬。这一席灯下深谈，是他们母子俩一生中最重要、最难忘的一次谈话。

第2天清早，左权背着小包裹上路了。母亲，嫂嫂倚门告别，大哥育林坚持要送弟弟一程。

雪，还在飘着，纷纷扬扬，一阵紧，一阵稀，他们哥儿俩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没有打伞，只是紧紧地肩并着肩走着。走了好大一段路程，左权站住了。

他对哥哥育林说：

“大哥，你回去吧！”

育林看了左权一眼，说：

“天色还早，再走一段。”

左权道：

“送君千里，总有一别。”

育林点点头，但刚转过头去，他忽然伤心地哭了。

左权知道哥哥伤感，便安慰道：

“大哥，我还会回来的。”

育林一边抽泣，一边说：

“去广州足有千里。这年月，路上又不太平，这一别，不知哪年哪月再相会？”

育林这么一说，左权也有些伤感起来，便道：

“哥，你放心好了，我自己会当心的。”

育林点点头，少顷，又道：

“自林，你这次走得匆忙，临走时忘了让你再留下一副对联，好作个纪念。”

左权想了一想，说：

“大哥，我没有新的对子，今年过年，还贴那两副对子吧。至于纪念，我想留下一件东西，你务必收下。”

左权说完，将手里的小包裹递给哥哥，尔后，从身上利索地脱下棉袄。

育林一手提着包裹，一只手连忙按住弟弟左权的肩头，说：

“自林，这棉袄是妈给你特意做的，你还是穿上。”

左权说：

“我知道。但到了广州，那里天热，这棉衣就用不上了。